竹巖集

竹巖集卷十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序

送林濬軒先生致仕序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濬軒林先生自宣德庚戌舉進士第三人官翰林迄今三十有一年歷編修撰春坊諭德庶子尚寶卿學士以至今職皆古所

謂清衙今之人所仰望如凌紫霄遡青冥而不可到者然君子猶謂進用之遲常有位不稱德之嘆而先生則澹然無所慕獨於古聖賢之學日孜孜至老不廢入朝進止有常處行于途不游目而視退坐于家非對客寡笑言其事上直而和敵巳以下皆降色與之為禮由由不忍去所常往來者益久而益親故人無貴賤長少舉尊之不敢犯稱之無少異言易所謂謙尊而光先生有焉為學士時嘗上章請老內閣諸公謂如先生之老成人不宜使去位共奏留之越三載今　天子嗣位有　旨褒進翰林春宮之臣嘗侍

經幄者先生拜今職未逾月又上章求去蓋年至是
七十有五矣　上方眷任舊臣以先生去意甚懇切
遂從其請鄉後進之在朝者僉謂潜宜有言於其行
先生於景泰辛未考試天下貢士潜以疏謭幸在選
中尋入翰林得從先生後早夜慎修圖不辱所事以
報先生之知而先生亦不鄙屢有教言以導其所未
至然則潜於先生之歸能不耿耿於中耶潜嘗聞古
之士大夫請老而去率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然受
恩特厚者圖報之心詎以既去而忘哉故宋富文忠
歸洛國家有大利害知無不言趙康靖居睢陽有諫

林之獻先生歸矣異時必多讜言獻之於朝以繼富趙二君子之跡使潛亦與有聞慶或慰相思焉而後之去者亦將有所法既高其節而又不忘其爲忠也

贈廣州知府李君序

嶺南有大郡爲廣州州有貪泉名之不知何許時泉一也由其正出曰檻泉側出曰沈泉湧出曰濆泉又有應瑞而出者曰醴泉而獨貪之名未詳焉夫泉水之始出者其利澤物類乎仁其清鑑物類乎知趨而就下隨崖石曲折而周旋類乎禮初無貪性也不名以所有而以所無辱之泉亦何罪哉或謂廣州多珠

璣犀象石英鍾乳百貨之產又其地在嶺海去天子國不翅萬里凡吏于茲者率相承弊肆爲貪墨民號訴無所而以泉當之怨而激者之云也昔吳隱之嘗刺廣州過貪泉而飲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千世而泉亦嘗雪其寃矣自後廉吏不作迄于今千數百載而泉又復始名世因論隱之飲泉事特矯激以爲廉耳是非知隱之者也凡事之係乎天者不可以力爭也若貪可使廉係乎人也一洗弊陋而新之獨不爲賢耶隱之知之審信之篤奮而一試飲之使人

知貪廉由巳而泉無預焉信賢隱之也矯以沽名豈隱之謂哉杭之李君惟用始由國子生授同知歷漳州眞定二郡澤下於民泉之仁也明周於物泉之知也磬折下士若嗜慾然則又泉之禮也旣九載名不一沽刑錄吏部署其行曰廉署其功曰懋用是有廣州知府之擢予知君之往也過貪泉一試飲之必大著其廉名而泉得以復雪其貪名隱之得以遂釋其矯名矣故說泉以贈

贈高地官赴南京序

進士高君彥才去金陵爲地官主事其同年秋官主

事彭君鳳儀來需贈言予惟金陵自古稱雄勝外控長江大河之險內抱湖山園林之奇其登覽宴遊之地多出天成而先賢流風遺跡在在有之士大夫好幽尋而樂勝選者不得一遊其地則以爲恨焉予往年奉　命主試應天秋闈意者茲遊之奇絕可以冠平生也方畢事雨連日下不能遠出城中之景雖見其大都而於佳絕處不得極意爲樂至今猶悵然于懷每烟朝月夕誦謝玄暉江南佳麗地之句未嘗不馳思於龍盤虎踞間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

士以仕而得行其志爲樂仕而不出其鄉又樂之尤也　國朝定制任名司顯吏者不于朝則于他省惟教職與凡猥曹碎局得以食祿於其鄉而山行水涉之勞風霜瘴霧之患衝波峻坂傾舟蹶馬之虞人所甚憂畏者舉不我加也父母昆弟朝夕與居有疾痛輒相扶養無跬步去左右斗釜之祿足以供甘旨蓄其羸又足以脩壺觴餽遺之具出而接親朋故老怡然娛笑於東阡西陌與夫名山秀水之間雖仕也亦所以隱也所謂樂之尤者非與漳之龍溪有盧殷號雪澗者負氣節不慕榮進構堂於湖山佳處曰員嶠

精舍傾囊金多市書史戒諸子弟肄業其中正統間次子弘清以家學之經領鄉薦爲廣之東莞訓導二子弘禮篤學有醇行守令交以賢良起之弘禮不欲去墳墓謝故土之樂辭弗就旣又以陰陽訓術舉弘禮曰此可以隱於仕也可以食祿於鄉也人之可樂者衆矣而吾得其尤焉其又可辭耶茲而詣　闕受職歸監察御史張君用弘重姻故之雅來請予言爲贈予未嘗治陰陽事無足爲弘禮言者然喜弘禮隱於仕有樂之尤故序之如此云

壽全歸庵公百歲序

地有崇山巨川其鍾靈毓和渾厚純固居其間者又
能敦仁行善垂裕于家以延及于人而其人之生也
又際治理亨隆之日備此三者其爲人必賢明秀偉
多享壽祺於無窮是固理之必然也然亦豈可多得
哉封江西按察司僉事黄岩應公尚節永樂初監稅
太原陞王府教授歴教登州廣平二庠正統戊午以
休寧教諭致仕自號曰全歸歸之日囊無長物以素
風清節訓勵子孫遇鄉子弟必恂恂執禮不以老長
自居盖德善人也其生以洪武已酉迄今滿百歳配
宜人李氏亦年九十有男六人欽舉景泰辛未進士

爲監察御史兩歴爲福建按察司副使廣平丙子舉
人濟寧學正蘇壬午舉人孫男二十二人曾孫男五
人其福可謂盛矣盖應氏之居當黃岩山川勝處其
先累世樂善好施予有惠澤及於鄉而公之生又當
我
高皇奉天建極之初和氣之所薰蒸仁澤之所
漸被歴五朝而治化益以昌盛凡圓形穹壤間者靡
不順若而况公有德善者乎則其獲盛福也豈偶然
哉夫福以壽爲先壽而至於百歲則唐人所稱九十
爲人瑞不足言矣以人爲瑞則夫嘉禾異木祥麟威
鳳不足言矣朝廷屢詔有司存問高年而年過九十

浙錢塘徐君克明與弟克勉遊京師且十年矣克明既得官爲工部司務欲請歸爲其母吳孺人壽以弟仕未嘗少効勞不敢遽言其私乃歸克勉代之克勉飭行李以予辱與其兄交好來告別余爲之言曰人孰不欲父母之存然存焉者寡矣存焉而又耳目聰明康強無恙樂孰大焉子之歸爲母壽也將解囊取千金雜以遠方文繡綺麗之物以示富厚娛母心乎曰無有也將闢園池築臺榭錯植花卉爲四時玩好之具天和景明板輿以嬉遊於其間乎曰無有也將烹鮮擊肥陳籩豆宴酣樂作和聲洋洋曾不知天

地間何物可以踰此樂也寧有是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兄壽母也果何以遺子曰昔歐陽詹未仕時其父母雖無離憂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詹才行高乎古人吾兄所素慕而學者幼而學于家壯而行于國閔閔焉夙夜盡瘁將以進取勳業流聲實於無窮也此吾兄之志吾以是歸爲母壽則何如子聞而喜曰足矣古賢聖之教孝也養志爲先子之兄蓋養志也志之樂者身必泰壽必隆而况儒人有德善宜爲天之所眷祐者哉詩不云乎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子歸矣善致養以俟

壽陳母蕭孺人序

同舍友陳君宗謂舉進士第奉　命歸榮於其鄉過予言曰吾先祖中篤學績文以詩經魁永樂戊子鄉薦典教鹽城先君謨世其業志未遂而下世吾母蕭氏居嫠煢煢能以禮自閑以義方教子故我以孱弱能不隳前休今年六十而十月二十三日長生之日也計到家適際其期願得執事一言奉以爲壽以樂吾母之心其爲惠益大矣予惟宗謂能奉母教取進士以歸是足以樂母心矣奚待予之言爲哉雖然進士之科士之有志於用世者特資以進身耳故古者

賢父母之教子不以得此爲能慈賢子之養親不以得此爲能孝而規規於得此以爲慈焉孝焉者世俗榮利人也蓋必處劇而理任重而勝隨險夷而一節使忠名巨伐磊落掀天地昭爍揭日月播之人口傳諸方册而無窮則爲父母者將曰吾子賢吾子能顯我矣爲人子者將曰此吾父母之教我者吾其勉成之而天下之人亦將曰爲父母之慈爲子之孝孰有大於此哉蕭氏持共姜之節效軻母之教蓋女婦中之賢者必不以世俗榮利爲樂而宗謫少所樹立便蘄蘄出等夷長領鄉薦入太學與天下士尚論古人

多有所得於中必不以今日之樂母者爲自足茲歸也不久嘗復來尚祗服厥事使有名焉而稱忠有代焉而稱巨則所以樂母之心者不在是乎宗調持子言歸爲母壽退而質諸鄉之先達或以爲未足而他有所言焉其來也幸以告我

太常少卿致仕陳公挽詩序

棠軒陳公浙之餘姚人初以文學起家爲杭州府學訓導正統丙辰入爲翰林待詔歷典籍又歷五經博士已巳歷學士淮南高公薦爲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景泰癸酉遷太常少卿歷官餘三十年清文雅譽傳

播於人年六十八致其事以歸留家于杭築別墅西湖之側時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太僕寺卿王公榮布政使夏公時參議黃公順僉事陳公浩知府龔公綦陳公敏政皆歸老于家與公爲恩榮會月一置酒賦詩以歌頌聖天子待賢優老之盛德邦人榮之其別墅有晚節堂錫老堂留春閣芙蓉秋水軒蒼筤塢聽雨蓬春非軒觀稼雪香天香三亭皆當山水佳絕之處烟朝月夕公未嘗不在而騷人韻士未嘗不從也方其造意時劇談大笑視世間事無一芥蔕於其中浩然直與造物者遊其心之所樂從之者不能知

雖公亦不能自言也今年三月初三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其子通政司右通政世用將歸襄大事持當時士大夫所作哀挽之詩示予使爲序竊覩世之以官爲家者老且病多苟位懷祿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薄其於烟雲水石可以資高明滌煩滯者皆不能知其爲樂也或知之矣又處於遐區僻壤無賢人君子相與詠歌唱酬以發胸中之趣徒與樵翁牧豎相爾汝於荒寒寂寞之濱雖樂而不能深也若陳公仕而歸歸而樂樂而又與賢者共之其所得蓋亦多矣則其沒也豈復有遺恨哉然

而士大夫猶作詩以哀之者蓋寓懷賢慕德之意耳而予爲之序特詳其歸老之事者將使尋常酣溺於富貴而不知止者有所愧也若夫世次行治已見於詩及墓誌碑銘不復述

封刑部主事韓君挽詩序

封刑部主事番禺韓君子常年六十有三以正命卒其子刑部主事殷聞訃將歸襄大事薦紳大夫咸作挽詩貽之使授紼者歌以叙哀焉夫人之大可哀者死死而有可名于時傳于後愈久而愈不傚者猶生也故夫戚戚然懼其不能久生於世而以死爲可

哀者特庸腐之流耳非奇丈夫也君讀書飭行思與古賢哲同歸初欲出仕以父患足疾不宜去左右遂息心隱泉石間父母没喪葬一考禮行人勸之用浮屠法不應請與宴遊輒號泣以辭既終制猶柴毀骨立惻然有餘悲處兄弟無絲髮間言訓戒子姪去豪習以就儉約鄉有義舉必先倒囊錢倡之至於重交際不以夷險易念人比之范巨卿云正統間海上寇發都憲楊公總戎董公聞君名延至戲下論討多見采納侍郎孟公又檄往鍾村鎮招撫活窮民以萬計有司論功以君當有官固謝不就後以殷貴得封今

官里巷之人皆以爲君榮而君淡如也蓋君好義輕利雖不仕而能澤人簡重撟謙雖有官如服常布推其志蓋浩然而特起者可不謂之奇丈夫哉嗚呼君雖死不死矣奚容哀爲其哀君者蓋懷德企賢之情不能自已此詩之所以作也乎猶作詩者意也故以不腆之詞僭序於首簡

海陽許西疇挽詩序

四川順慶府檢校號西疇許君一初潮之海陽龍湖市人負直氣齟齬晚始得官官不能馳驟遂以老乞歸歸之日囊無長物里中豪子弟皆竊笑之而識者

嘉其賢閉門課舊書教子孫爲樂公庭上絕君蹤跡
有司欲屈洛以事輙以疾辭有就見者縱與言細民
疾苦及蠹弊之政侃侃不少阿而家事困抑未嘗自
陳遇風日佳辰策一騎尋湖山夐絕處班荊坐引觴
自酌醉即拍手歌古調嗚嗚之聲徹林表道上行人
愛其衣冠朴雅雖不識者皆知敬焉卒之時里人哭
盡哀士大夫咸賦詩挽之其子鄉貢士嘉謨狀以求
余序余觀今世之仕者不量才當否務馳進無少媿
恥心凡物可以供娛玩充溫飽者冀身求之而於官
家事脩廢漫不省及衰暮罷憊不能事事衆側目視

九夷又嘗爲乘田委吏矣聖賢安土樂天何往不自得哉今岑溪爲王邑地雖遠而非夷也教諭爲儒官非乘田委吏比也居王邑守儒官談聖賢之道以淑諸人何以怨懟爲哉矧今教官之倬倬有賢聞者多伸於知巳居顯官食厚祿矣曾君莅蒞教有成績寧無知巳者伸之乎吾知岑溪僻遠之地會君不久淹也客謝而退秋官王事彭君鳳儀求予文爲之贈遂次其與客言者貽之

送順德教諭黃君序

黃君廷經才敏而嗜學學成儕輩皆推道之天順改

元以鄉貢進士除汜水教諭汜水學政久廢士無所
資仰以成其才君至請於有司即後圃爲屋十餘間
擇秀穎士肄業其中朝夕視其勤惰加勸懲焉自是
歲貢禮部者皆中選應舉得雋者四人蓋前此所未
有也兩京鄉試皆聘爲同考所取士皆鄉里素推優
者君遂因之有聲稱於縉紳間蓋勤於育才公於擇
士此爲師儒者之職也而君得以有聲稱乎於是重
君之爲人而又嘆夫世之能盡職者何其少哉去歲
之冬君以九載滿秩吏部署其績爲高等當陞府教
授近　制由舉人爲教官者得與知縣之選吏部又

考君之文行曰此於任知縣爲宜及引選又抑不問
但以常調除順德府教授衆皆以爲尚書李公侍郎
崔公與君之尊翁爲同年進士以是有所嫌故避之
或又謂爲政於一縣不若司教於一府爲利澤及人
之多也故以多者委君由前而言則爲私由後而言
則爲公二公握持銓衡方以公道待天下士將使內
外百官皆得才賢理庶務以上佐聖天子興太平之
治豈肯爲其私者哉君行以教汜水者教順德使及
人之利澤果多此君所宜自盡也爲公爲私其得失
在人於君何係哉

送浙江督學憲副劉君序

安城劉君仗和登景泰甲戌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日以讀書績文爲業於他事未嘗干遇人恂恂寡言言必中理予與之遊喜其篤於行也既而以纂脩

國志成授監察御史愼持憲度臨事毅然不可回屢奉　命巡按福建及圻內諸郡不爲煊赫聲既去人皆思之予於是又喜其優於政也蓋君爲翰林侍讀贈學士忠愍先生之子建寧知府仗德君之弟先生在翰林有文名嘗上書言時政十數事皆他人所不敢言者其氣節落落可尚仗德又能自立以不落

譏罵齗齗猶不肯謝去而竟老死於官或子孫不肯不能歸其喪久而暴骸骨於涼烟敗草之墟可歎也已然則君之蚤退得正首邱其爲賢追古人過今人遠矣君未仕而守及仕而施所可稱者頗多予獨述既仕而退者爲挽詩序蓋取其古心脩節庶激頹風云

送岑溪教諭曾尚質序

曾君尚質家素饒於貲能讀書趨禮以入勝流爲郡庠生屢試鄉闈不利退即勤問學不休今年春應貢入太學造吏部奏天下教官多缺員宜選試應貢之

才敏者稱之於是君在選中試優等遂拜廣西梧州府岑溪縣教諭岑溪去京師幾萬里其山聯亘不絕榛莽蔽人前後咫尺不相見其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虎牙森立奔湍急洑震動如喧雷其舟馬之進非更歷寒暑不能至則風土氣候之變難導人民謠俗語言飲食之情難達豈人所樂居哉君治行李就道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色客有謂予曰士之窮學修志久而後得陞大學顯官厚祿可坐待之曾君棄此不圖輒受教官以去教官世所謂冷職也而又樂居夫人所不樂之地何歟予曰昔夫子嘗欲居

其世初爲中書舍人陞兵部職方員外郎皆有聲稱
及知建寧其聲益弘以逹君少服父兄之訓而又勉
學不怠宜其行與政若是懿也屬者以在廷大臣公
薦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夫學校所以育才
治道係焉朝廷設教官郡有教授邑有教諭而皆副
以訓導浙爲郡十一爲邑六十九而教官之衆生徒
之繁皆總于憲臣督之其職不謂重耶在正統景泰
間置而又廢者再至于今蓋三置矣予觀其初置也
舉之者出于公而任之者亦知殫心以副　朝廷寵
任之意誠能重其職也及其久而弊也庸者怠其事

而已或秉心匪戩者又從而擾之則所謂重者反輕矣不亦甚可悲乎今以君任之吾見其職將益重矣君行其勉之哉

金牛思阡詩序

壺公山之南崗蜿蜓十餘里復起一阜隆厚而長與舊樹所居山相對名曰金牛山其東南之麓林木鬱濛高石清潤則吾伯祖雪軒公之墓在焉公没時子友蒲方十一歲無他兄弟能自奮於孤蹄之餘遂有成立既而生四子烑燉燿焯皆教之修禮度玩詩書使不辱前休則於爲子之道可無憾矣然猶以親不

逮養爲恨時時往墓下瞻拜彷彿泫然流涕以泣今
且老矣而哀思猶不衰宗黨人爲名其墓原曰思阡
志孝也夫人子之所以爲孝者何止於思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豐其飮食以致娛養之誠無非孝也然此
親存時事也親沒而養無所復施則惟有思而已爲
衰爲忌爲禋嘗皆生於思也志焉繼之事焉述之遺
言焉而服行之思之至也思之至則親雖沒而猶存
吾雖不獲養而猶養也竊嘗觀夫事親之孝蓋天理
民彝之根於心歷古今萬變而不可磨滅者自世衰
教弛重以暴秦焚燬經書廢絕庠校上之人旣無以

化導之而下之人又皆凡陋不能自振以趨於善故凡人倫之屬皆不知厚之以恩至於其親亦疏薄而不知養焉即能養矣而又不能思即能思矣而又不能終其始流風餘弊承襲既久則天理民彝蕩然無復存者此大賢君子有志於扶植世道者常拊膺而輿嗟而於天下四海之人聞有一善輙表揚之以爲勸庶幾根於心者其復有所感而興乎然則思阡之名亦所以勸也豈獨志其孝而已哉今年爕隨計至京舉進士中其第奉　恩命將歸需次于家求諸薦紳大夫爲賦思阡之詩而輯錄之盖其志將朝夕觀

省繼孝於父而移忠於君乎故爲之序以從臾其成
云

首以志雅會凡能言者皆和之錢先生集以示潛使序其端潛惟燕飲之樂先王所不廢也所貴者止於禮耳韓子亦謂樂而不失其正爲樂之尤然則當朝廷休明之世以職務餘閒飲酒賦詩叙斯文相與之好其於義固宜也况於儒學侍從之臣尤爲　天子寵遇而不煩於細事哉而其賦詩又皆正禮節寓勸戒不爲世俗譏罵詭媚之言所以見士大夫習尚古道足以敦化於今而後之人稱叙人物仰慕流風又將考於此也先生爲人英爽氣高力厚發爲文章掉落尖新直與古人爭雄詩肆而密操舍自命不拘常

圖之吾歸老于巖谷追逐雲月取清致爲樂足矣啓道之日縉紳士謂公將爲鄉榮咸賦詩送之俾予序其首夫判窮達爲兩途而休戚因之居世者之恒態也其有篤於自守不戚窮不休達如吾張公者豈今人中人哉茲歸也吾知吏于巢者必曰吾之政有所諮也晚生小子必曰吾有榘彠可度也閭左爲無良者必曰愼自檢無使賢者知也則公之歸有益於風俗多矣豈獨爲鄉榮哉

松菴居士鄭公受封序

松菴居士鄭公恒淑僊遊鳴山人鳴山有佳山水居

士隱處其中無所求而樂今年幾七十矣向余歸省時嘗至倦遊慕居士之爲人欲訪其廬請問所以樂者沮溺雨弗果獨與其子廷綱遊於縣坊數君子家而返既而上京廷綱亦赴會試中進士第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居士不遠數千里來視之因得往來晤言以遂平昔慕見之心居無何輒辭以歸廷綱留不獲余亦助爲之留居士爲余言家在白雲芳樹之下結茆數間足以蔽風雨課童僕耕數頃田足以輸官而飽嬉當天和景明之時幅巾藜杖隨意行阡陌間往往與耕夫樵子遇諠笑相忘或憑高而眺或掬流

而飮或招洞雲山霛而與之俱無非爲可樂者其最
樂者天寒欲雪深巷閒無人聲閉門燒榾柮集諸幼
稚於前煨芋栗共食之又取淸釀酌數杯耳熱氣和
頽然就枕不復知有身外事我之所樂者如是何用
留我爲哉余聞而憮然者久之葢羨其樂欲從之遊
未能也居士既去之明年廷綱除翰林檢討又二年
今　天子嗣位以孝治天下詔在廷七品以上官有
父母存者皆予封乃廷綱得拜　勑封居士爲翰林
檢討母吳氏爲孺人於是有以居士素不求貴顯而
得此非其所欲者余謂山林隱遯之士未嘗有慕貴

顯之心非惡之也惡夫居貴顯而不能兼山林之樂也居士之得封命既貴顯矣又得不去故居而所樂者猶自若也亦何不欲之有哉余知其邱壑之中日與老長者談笑詡詡謌頌　聖天子之仁又篤教他子弟使皆繼廷綱出而效用於時以圖報稱然後於心爲安而所樂爲無窮也鄉之薦紳大夫以余言爲然請書諸縑素寓歸爲居士受封之慶遂書之

愚樂菴詩序

愚樂菴在新喻縣北溪山佳絕之處處士傅君邦本所營以自燕休者也余聞菴之制輪廣僅尋丈門逕

迂廻杳不聞叩閽之聲然不甚修除草深没脛苔蘚斑駁滿庭階花數品竹數十竿枝葉交蔭常罥挂人衣蔬畦藥圃津津有生意處士日居巷中裹方巾讀古經史有所得於心仰而笑家人問生事輒斥使去舊所與遊者多得官翕翕於時累以書招處士謝不起囷有粟囊有錢常以貸人人之所有無緜髮覬倖意里中少年見其樸雅無欲譏以愚處士忻然安之曰我誠愚者我將樂於愚以終身焉遂以愚樂名巷薦紳大夫多賦詩題其壁其子翰林院庶吉士瀚錄爲一卷持以求余序嗚呼知與愚異名憂與樂異致

使以愚為可樂則以知為可憂矣處士豈誠憂知而樂愚哉盖世方矜技能事巧佞以求售於貴近者之門冒榮竊祿寵勢赫赫可畏四方餽遺珍奇之物日塡委於庭其為知孰加焉富貴無幾何而憂患隨之小則僇其身大則夷其家欲求為韋布孤寒之士不可得矣愚者於此時芳林白屋之下飽而嬉倦而臥于于而起偃仰而歌吟視知者所得固不及遠甚而其所嬰觸亦何有哉此處士所以寧為此而不為彼也然則處士豈眞愚者哉古云大知若愚又云知者樂處士盖有之矣余亦愚者常嘆行多齟齬於今因

讀卷中之詩又竊喜於處士爲有契也遂爲序之而不辭

嘉忠錄序

廣東西峒蠻起爲寇其始爲害猶毫芒武臣忽不加備久而滋蔓四出遂至不能禦列郡之民淪胥於死亡者多矣　皇上愼選在廷大吏之有威猷可植民命者得都察院僉都御史葉公與中授璽書以往公至咨訪禍本惟郡邑無狀吏所爲即斥去其尤饕誕者奏擇才良補之於是高要葉君禎以太學生拜廣西慶遠府同知蒞政之初輒訓練丁壯誓不與寇同

戴天必盡殄乃已屢督兵出捕能以寡敵衆拯民於阽危獨旗山之陣偶失勢長子公榮死之移檄於知府黃振把總都指揮黃鉞皆無以一兵來援者復自集義士逼與寇戰又失勢與姪官慶並死之其夜雷電交作雨雪深尺許寇驚駭遁去棄所掠千餘人郡之人無老稚皆哭君若失慈父母聞于 上詔贈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錫之 誥命以示褒崇又爲立祠使民歲奉嘗不廢其德比者廣東參政劉君某僉事張君某以事來都下持公所集褒忠錄使予序而按察使夏君宗成亦走書致公之意曰序必以子幸勿

辭嗚呼君職民牧其所當爲者布德施惠而已至於陳兵旅攘寇暴則武臣所宜効力而君亦任之誠不忍坐視民之遭荼毒率于挺臨艱危委命鋒鏑之下當是時涼烟白草之墟積屍如邱阜幾何而不至於湮沒無聞乎幸都憲上體朝廷顯忠遂良之心懇懇爲表章之使天下之義夫烈士咸有所勸而貪懦畏事者泚顙而愧心焉然則君之志雖不就而忠有餘身雖沒而有功於世蓋甚著也初余聞君死欲作文以吊之而未悉其事乃今得觀是錄竊幸世有偉人而又悲天下之爲君者不多見也故爲之序而系以

詞曰
餙行爲吏冠裳委蛇弗競於武政以禮施及邇雖徙
乃奮英烈謂民可哀於已奚恤　帝錫寵章奎壁之
文以昭其節以賁其墳吁嗟乎君人之殊品後千萬
年淸風凜凜

贈都督僉事翁公序

同年進士三衢鄭君孔佐以名御史擢福建按察司
副使將行過余言曰往歲孚奉　命按浙南圻至松
江忽發背疽幾不爲世上人而卒以愈者備倭瀬川
都督僉事翁公繼武之惠也初公聞孚疾即資遣良

醫治以善藥旋又馳驅至蚤暮即臥所視病淺深諭
左右人使扶持毋怠既愈乃去既去又使人往來候
問不絕于途力辭之乃止自予還朝而公之惠我者
無日不在于懷茲有福建之行道出於蘇見公且有
日矣願假予一言以道余私公好讀書寬衣博帶進
止詳雅未嘗識公者卒遇之不知其爲武人即與居
雖久不厭蘇之文學士與凡四方往來之賓客無不
樂與遊閭人之窮餓輒與錢而以病來告者亟遣醫
治之況君有　王命爲一方之倚賴者哉孔佐持憲
度凜凜有風裁所至鋤強扶弱大有利澤於民方其

病也民相率禱于神奔走塞途有告神願以身代之者況公信厚慈和素以生人爲念者哉始君之病也公懼無以慰民心故急欲起之非私於君也而君之德公也謂公之急於爲民爲可念耳非私於公也是皆仁人君子之用心可以示人者愧予言荒陋不足以張之因君之請不可辭遂書此以爲公贈

贈監察御史宋君序

蜀之資縣宋君顯章少負奇氣讀書多自得不甚資倚師傅同學者困力窮日夜不能及縣長佐皆材君起爲學校弟子員未幾舉鄉闈聯登進士第拜山西

道監察御史夫御史憲臺執天子法不可以卑緩弛事不可以刻暴殘民君能處寬嚴之間有所決遣咸稱平焉　朝廷議大事君從公卿後溫溫不妄出言言必中度快人意嘗奉　命按治湖廣暨眞定大名諸郡所至吏驚畏凜凜如握氷而民載道遮留恐其亟去及去輒皆歔泣以思蓋君子修於家行於國窮達不倍故其效宜然也若夫保祿庸庸所施非所守者曾有是哉君歷官滿三載　朝廷賜勑命進階文林郞以獎嘉績又追贈其父爲承事郞山西道監察御史母爲孺人薦紳士常所往來者咸晉賀於其門

君謝曰國有重恩報不可後也奈宣務何又曰　國恩如此榮不翅也奈父母在地下何言未已輒有戚戚容賀者退以語予予曰忠孝人之大節不難於其始而難於其終五十而思九十而謹侯度古之人已稀濶矣況後世乎君居家事親篤於孝移而爲殉國之忠聲譽奕奕馳四外有其始也慈而愛　命思報又痛念父母不獲生被恩寵推其意將不替於其終歟嗚呼勉企古人吾不意今人中創見君也喜幸之餘序以張之

華陽八景詩序

去福城南七十里許有地曰華陽處士李君伯廣居之環所居之山水稱奇勝者西有峽江爲全閩要津江有浮磯天將雨則鳴居人常驗爲雨候東南有巨山狀如樓臺者爲臺山林木蓊深靈氣鍾焉由臺山之麓迤邐而東一峰特起江山常靜夜月初生光射崖石煥爛如銀爲銀峰又有砂窟擁江心春潮衝齧或隱或見而沙禽水鳥時時翔集於其間去銀峰二里許高岩數十仞飛瀑奔激下注于巨潭有龍伏焉進居之東屬百十武有怪奇之石盤踞如黿鼉且得日金碧絢麗可愛基山之北爲梅舍樵人往來臨風

長吁不知其爲勞也臨峽江之東甘棠載道居人專魚蝦之利煙艇月夕飲而醉醉而歌嗚嗚之聲徹遐邇處士得諸耳目而樂之於心雖聽鈞天廣樂觀霓裳萬舞酌以大兕列珍鼎而食之未能踰其適也問求善畫者圖爲八景大夫士多賦詠之其子進士宗達以處士之命又屬余爲序余聞易有之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是觀物以修己也又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是觀物以治人也苟徒娛意於物修治之功虧焉豈君子之謂哉處士因峽江而思廣其量因臺山而思崇其行因銀峰之月砂

窟之潮坐觀造化盈虛消長自然之機則知夫富貴榮辱吉凶存亾皆非人所容心也以至睹岩瀑則思自強不息睹朝陽則思盛大而輝光睹漁樵之各有業則思勤於事而肆志素餐爲可愧也夫樂而不至於荒所謂脩已者得矣投竿而起釋耒而上征余將觀處士推澤以及人也雖然君子之所積而施者不于其躬則于其子使處士以爲泉石膏肓閉距不復出余又將觀宗達之大有爲乎夫獨善與兼善者殊途其在父子則一致也宗達審有爲焉則處士之所自樂豈果於忘世者哉

黃孺人壽詩序

孔才君在宋門爲佳子弟得黃孺人爲之助益以賢稱孺人性警慧剪裁之工裙襦閒傳玩以爲不可及慮事能出人意外然不欲以才加其夫深自屏抑若無能也自奉極薄至鮭菜細瑣人不能堪然不欲以儉事舅姑衣必整食必豐久而匱乏不繼屢卻假具未嘗使之知也以勤治貧積絲粟以至裕實然不欲以財自後而食饑衣寒藥病賻死惟恐後也初從君遊宦京師無何謫居荊門嘗艱茹苦越十五年始得宥歸故里及歸而君卒孺人力支阽危既壓而復起

者數矣古謂妻道無成戒其專也使所遭如孺人尙
嫌於專而不爲可謂賢乎然則宋門何幸有孺人之
賢豈天之報善偶不及君之身而使孺人昌其施於
無窮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爲孺人始生之日年蓋
七十矣鄉貢進士林君貴實其壻也求諸貴卿名士
賦詩寓歸以將祝願之心而委予序貴實少孤貧孺
人愛其才以女歸之又資其百費貴實遂得肆力窮
經史入豪傑之流及來會試其女卒孺人又爲撫幼
稚年雖老而忘其勞則孺人之賢豈獨宋之幸亦林
之幸也詩凡若干首頌德之詞爲多於以見孺人之

壽非倖致云

教授黃先生挽詩序

城東黃德翊先生没既一終其季子廷儀君以家學之經登科甲爲材進士踰月吏部以南京御史缺員銓君試其職將行過余別手出一編詩甚鉅皆達官要人哀先生而追挽之者援余序言于自操筆學贅文時凡應人挽詩若序之求惟道人之死爲可哀於行治十不一二詳也豈故狹善使闕而不傳耶蓋其人多非素識而有不能詳者就或識之亦生平落然無聞而有不可詳者詳之非情何足以示遠也先生少

所樹立使人通儒碩士之曰永樂初由邑庠生舉鄉
試有名既而會試得乙榜拜廣東揭陽訓導教人不
後辭章務繹於理士類多就才賢纍纍然起科目循
嶺南而下學校以修舉稱者莫之或先九載陞東莞
教諭先是學舍摧厭無以居儒生先生至力白有司
新之而教法一如在揭陽時起科目者蓋增倍也又
九載陞江西南安教授無何以母喪歸朝夕啼號抱
憂鬱成疾而竟不起時正統癸亥十月十四日也嗚
呼先生篤於爲儒教人隨所至有成卒而以孝死是
不爲無聞余早知趙某嘗禮事先生且於廷儀君少

同學遊邑庠復同舍則其識先生也不爲素耶故於序詩非直哀其死而行治又特詳焉使讀者有所感而興起也

金門述職序

國制天下臣工三年一朝陳其所任之事吏部總而受之考其治行孰優孰劣具差等以聞天子詳加延訪行慶讓黜陟之典所以勸懲乎有位者俾咸懋脩厥職以敉寧兆姓隆化理於無窮也甫令王君玉治裝將北行以朝庠校諸俊士謀繪金門述職圖爲贈求予言書于上方盖君揚之高郵人其家世以讀書

爲業擢科名蜚揚仕路者往往有之君得儁京闈會余考其文於簾內余固知其問學之專矣往歲來令吾莆莆爲衝劇之邑前令多以庸懦廢職間有諝智者則又馳騖於瑣瑣徒勞憊而無成君至循職而理不爲沽激爭訟者燭其情決一言而服負租逋稅不勞敲扑而輸遇旱澇輒禋禱其效隨應政有疑多以質於賢士大夫未嘗以偏執誤事供億之物措置有方閭巷小民稀聞號召之聲暇時按行阡陌問疾苦存卹窮嫠過耆舊者之鄉必致禮於其廬以爲簡賢傲士者勸豪貴人有所干屬不狥要以從爲民直

誣枉或持金餽謝絫黍不受上下之間交口贊譽之余於是又益知政事之優蓋過尋常世吏遠矣扶茲以往雖羣處於冠佩如雲之列必嶄然特出擅優職於吏部膺慶賚於 明廷天下之人皆稱曰莆賢令與古之卓魯齊驅則國之光也莆之幸也而余又竊喜與有知人之名焉雖然萍鄉好官員必遇知忠定而薦擢之君至京出吾言以示司用賢之柄者願借張希顏以終惠吾民則又莆之大幸也

五馬行春圖序

世儒語吏治以觀遊爲敝政政之敝果於觀遊係乎

否乎蓋觀遊非能敝政也敝於忘爲民也古之爲圖者欲節民勞逸作靈臺以登欲宣上德意作豐樂亭以遊皆爲民者則夫觀遊之事可少哉吾莆有某若取漢制郡守有五馬之貴繪五馬行春圖將以爲廣西平樂守黃公獻見者咸謂行春觀遊事也事觀遊以敝政公豈賢者耶余聞而笑曰天以春生物君子以仁生民公之行春殆勸民以體天者耶公嗜問學負奇邁氣起家爲廣東都師經歷用儒飾吏以文濟武不兩載大有聲稱蔚爲幕賓良既而用賢而有位者薦擢廣西平樂守守四品秩位柄之專能奔走人

加以才敏出人遠甚而一郡之地可卧而治也公之心則曰事出於思或有所遺委於聞或有所蔽遺與蔽爲政者患之故方時而春也廵行郊陌樂與民黎俱不自知其身之勞與五馬之貴也憚勞而矜貴私於己者之恒態公能兩忘之非重於民耶夫民狃於習囿於土風遺於年之水旱不能皆遂其生艮其性公於此閔閔焉躬諮訪而爲之所務使一郡之内物物皆春此公之心公之仁也豈觀遊倣政者類耶余每讀古艮史傳必三復想見其爲人何意今人中幸見公也故不辭某之請而題于圖之上方公名嵩漳

之龍溪人

然後理達而事成則遊者君子所不廢况有金陵之勝哉此人所以常恨於不得遊予雖遊又恨不得盡其樂也以不得遊爲恨則高君之行豈不以得遊爲樂哉或謂地官最爲繁劇旦夕勞悴以畢其事且不能矣而暇於遊乎盖高君嗜問學才識出人上於治繁劇綽乎有餘裕也以餘裕之力試升高而寓目焉仰高山之矗盤俯長川之不息則因之修吾德業與日俱新不獨滌煩疏壅而已也異時復來京師予將就而問焉問而有得又奚恨乎不遊

贈陰陽訓術盧弘禮序

者又賜有官者之冠帶以榮其身是其所重以爲瑞者固在人不在物也若公之壽及期頤又人瑞中之特異者於此有以見應氏世澤之長　聖朝治化之盛于其可無述哉遂爲序之而申以詩曰
高皇啟運登崇俊良燮調元化民物阜康我公肇生遭際其盛率履弗䇿克篤其慶學優而仕名遂而歸尙羊邱園邦人是依迨今耄期而康而色封命薦臻以彰有德德稱其服君子所嘉匪家之光維國之華自今伊始益隆壽祉與國咸休昌其有已
壽徐母吳孺人序

竹巖集卷十一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序

賀學士錢先生榮滿詩序

翰林侍讀學士東吳錢先生以三年滿秩士大夫相率載酒殽進賀於其門騶呼屬路城東人爲之麼市盖舘閣學士諸先生實倡之也南陽李先生賦詩一

律蓋中之所存者正故發之於外者奇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横陳陡起而高翔直可以敷宣帝謨弼成化理豈特擅名文詞而已哉在編之詩蓋反復推其志高其才使人知先生之遇合在朝夕也潛猶賦詩者意也故借為之序

贈封司封主事張公南歸序

廬之南巢張公公裕少有大志讀書飭行為鄉邦瓌傑人永樂間舉人才拜湖廣武昌令為政寛不縱嚴不苛吏畏之重足立無所肆其奸而民愛之如孺子之於慈父母也後改山東蒲臺其政如武昌而流譽

益遠人成期其進高位益昌厥施詎意以詿誤謫成
龍門單窮遠寓垂三十年筋力衰憊鬚鬢紛然白照
人而其中之所存尚耿耿也凡世之物可以沉酣溫
飽者視之如棄唾洟獨念初志弗克終俛仰間不能
不時發一嘆屢貽書其子行敏曰善讀書以成吾志
吾老于窮無恨矣行敏擯棄百事蚤夜窮經史或至
忘寢食業成試鄉闈有名又試春官得高第進士拜
吏部司封主事尋進員外郎此公之志行敏盖成之
也既而公循 恩例起謫籍有主事之封入謝 休
命退語行敏曰貴不可恃惟惕厲可以保完名爾其